



# Hamilton

## 活化歷史的成功方程式

文 · 林奕華



(網上圖片/明報製圖)

編按：百老匯音樂劇《Hamilton》，近年引起歐美廣泛談論；所衍生的話題與紀錄片，都成為談論對象。紀錄片《Hamilton's America》本月首度來港播映，由亞洲協會安排放映。著名劇場人、文化人林奕華撰文，從《Hamilton》音樂劇的成功，探討它給香港以至華文世界舞台劇的啟示。

每個民族都有「她」的信念，以及捍衛「她」，成為「她」，將「她」從個別時空，像火炬般，通過傳承，成為一種任何時候都能照亮那個民族的精神力量。阿美利堅合眾國的這個信仰，名叫「美國夢」。

而當這個民族足夠強大，「她」的影響力亦成了別人趨之若鶩的精神催化劑時，「夢」就不再是主題，「美國」才是。意思是，一切的子虛烏有，全都實在無比。對於所有未曾發生，甚至被認為不可能發生，都可以實現在「一夜之間」。就像提到「美國」兩字，三個聯想不可避免就是，機會之下，人人平等，就看你怎樣爭取。

### 學習的文化輸出

即是，A is for Ambition, P is for People, 還有一個 E，不過，它可以代表著 Equality，亦可以是 Entertainment。「美國文化」如果是美國信念最重要的宏揚與傳播工具，它在差不多八十年來對全世界最有效的方式，便是娛樂。

首先，這必須歸功於英語是歷史來到西方文明被大英帝國壟斷之下帶來的「方便」。全世界的溝通，都以英文為國際語言，荷李活的無邊弗屆，正是它可以被翻譯的語文，來傳達不用被翻譯的影像文本——至少，大部分時間，看不同的配音版本的「大片」，不論主角們開口說的是什麼話，他們都是拯救人類的英雄。而，英雄之中，有那麼多是來自漫威漫畫，一種名叫阿美利堅的產品。

英雄又是來自人群，最後，英雄也具備雙重身分，一是推崇正義（平等是其中之一），二是，他和他受到崇拜，甚至膜拜，腳下支撐他們的熱座，正是娛樂大家的舞台。

二〇一五年平地一聲雷爆出了大抵會在全球，或最低限度在美國，可以演上一百年的音樂劇《Hamilton》，便是因為全數符合上述條件而誕生。

它，就算不是百年一遇，也應是美國人足以自豪的又一次向世界證明，「我們就是懂得如何活化歷史」。但這還不是最厲害的地方，更具備殺手鐮意義的，是「活化歷史」本來是博物館的工程，阿美利堅合眾國人民卻能把這工程變成不斷關門來進行，卻是吸引全世界的人來學習的文化輸出。因為，它示範了「美國夢」的重要成果：改變，就是由零變有，一如《Hamilton》中的主角阿歷山大·漢密爾頓，由孤兒，軍人，創辦銀行，修訂憲法與推動新憲法，當上財政部長，成為喬治·華盛頓政府統治時期的經濟政策主要構思者，但最後身亡於與政敵的決鬥。

更一如於創作《Hamilton》的 Lin-Manuel Miranda，以一個波多黎各族裔的身分，在有「The Big White Way」之稱的百老匯歷史上創下歷史性一頁：集作曲、寫詞、主演於一身，還有一點，

跟阿歷山大·漢密爾頓的成就同樣具有革命性，把單一取向的白色百老匯，改變成慶祝多種族的《Hamilton》舞台。劇中所有白種角色，被分派給不同顏色族裔的演員扮演，從今之後，戲劇世界裏有了天下一家的模樣。

### 承接莎士比亞作品的火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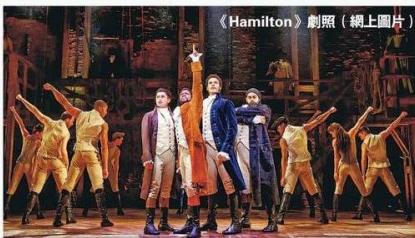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這樣，阿歷山大·漢密爾頓與 Lin-Manuel Miranda，兩個相隔三百多年時空的名字，產生某種的重疊，源於他們都是「美國夢」的開拓者與繼承者。前者以政治才華「流芳百世」——雖然，他的重要性，是等到 Lin-Manuel Miranda 演了由 Ron Chernow 所寫的傳記，並把它改編成萬人空巷的音樂劇才得以發揚光大；後者則以音樂及創作把個人魅力發揮至近數十年無人能及的地步，以致《Hamilton》一鳴驚人。

它，正是一枚「大炮」，某程度上，承接了莎士比亞作品的火力，希望不負 Cannon 之名，由未來它在表演藝術歷史上的繼往開來，驗證它的終極價值。

香港之所以難以發展商業舞台劇（及它的操作模式），不是觀眾不夠——觀眾的培植，最重要是由接觸機會的增加開始。在這方面，不止香港，就是大中華地區，一直都不可能像超過半世紀的百老匯，可以由外外百老匯的小規模演出，憑成績升等到外百老匯，然後進軍百老匯。

《Hamilton》便是例子，一開始，它只是一枚種子，一個概念，一首實驗性單曲，來自出身「邊緣」的 Lin-Manuel Miranda 的一個念頭：如果我要實現當上正規百老匯音樂劇《武士英魂》的主角，我的皮膚顏色，我的歌路，以及最主要的，我的自我，都會成為一重一重障礙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我不去另闢蹊徑，自創門路？結果是，他錄了一首《Hamilton Mix Tape》，把 Hip Hop 用作敘述語境，寄給了紐約 The Public Theatre 的負責人 Oskar Eustis，馬上得到他的全力支持，投入製作。

The Public Theatre 是美國最受尊崇的小劇場——「小」在這裏



正是「大」的註解。觀眾席只有二百位，但他們見證的是大眾表達關懷的題材。《Hamilton》積少成多，就是基於慕名來到 The Public Theatre 看戲的業內人士包括評論界與戲劇界，無一不被劇中各種打破框框的嘗試觸動。其中之一，便是形式與內容的結合，堪稱天衣無縫。

### 活化歷史的最佳手段：Pop

Lin-Manuel Miranda 為什麼會想到把最擅長的 hip hop 用來盛載歷史人物傳記／傳奇？他回答這問題時說：「漢密爾頓的生平，都是關於『語言』和『文字』，憲法的撰寫，政治議題的辯論，滔滔不絕，洋洋灑灑，而這，本來是與音樂劇最相沖的，因為眾所周知，Musical 最好言簡意賅，它的曲式，根本裝不下那麼多的『理念』。但 hip hop 便不同了，它本來就是如數家珍，長話長說，所以，我要做好的事情，是怎樣在一首歌曲裏，把很多要說的話，或所發生的事，找到最精要傳神的押韻，再一句一句引爆並讓威力持續燃燒。」

這，應該就是「大炮」（Cannon）的價值所在——觀眾不止滿足於「當下」給予他們的「high 點」，更想把原聲帶買回去細味咀嚼，以致拉隊般地把朋友帶進劇場，和舞台上的演員唱 K 般你吟我也吟，你唱我也唱。

我在倫敦觀看《Hamilton》那一場，身邊坐了位年約四十來歲的女士，看到中場休息時，操美國口音的她熱情地問我：「你聽得上這些歌曲中的內容嗎？」原來她是此劇的鐵粉，劇中每首歌她都滾瓜爛熟，因她在紐約每星期都捧一至兩天的場，倫敦「開分店」，她當然要來「巡視」。她還對不同卡士的不同表現瞭如指掌。二十分鐘的中休，我在她身上見證了《Hamilton》之於散落在滿場之中的很多女性觀眾，不同欲望的投射與滿足：每唱完一首歌都迎來她（們）熱烈的喝彩與鼓掌，為什麼我覺得眼前上演的，可以不是大歷史劇，而是韓流 K Pop？

事實上，Lin-Manuel Miranda 的成功之道，正也在於他除了深諳「從小變大」，亦精於「由大變小」。不要看《Hamilton》的立意嚴肅，但 hip hop 歌舞教人熱血沸騰之餘，他也廣納百川，但凡傳統音樂劇有的，如 Ballad（情歌）、爵士（即興）等，他也採用在適用的段落。至於戲劇，除了舞蹈為主，《Hamilton》的特色之一，是把歷史偉人的言行舉止，全部「青春化」，如果不能被形容為「中學生化」。

所以，香港如果要拍一部必須坐滿紅動體育館才能平衡製作成本的音樂劇，《Hamilton》是個不錯的參考對象：它在場面上的「大」，不會假和空，它的「小」，見於精雕細琢的設計和佈局。何況歸根結底，這部戲所輻射的主題放在紅館裏，也不怕被縮窄成演唱會，它的使命，不正是「從人群中來，回到人群裏去」？證明活化歷史的最佳手段，還是 Pop。